

冯大力/文

人是能够玩疯的。

除了玩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想干，唯一想的就是玩啥和咋玩，唯一干的就是变着花样的玩，不管是多么正经的事，都以玩的心态去想、去干。此时，就是玩疯了。

玩疯了是快乐的。玩疯了的心是收不回来的。玩疯了就只能由着性子游荡。

整个七月，我的心就这样随风飞扬，身子就这样随心飘荡，放松的身心俱散，如暖阳融冰，春风催花，冰释了，土破了，不仅不觉疼痛，反而甘愿慵懒地消失在暖暖的春日，甘愿自我陶醉。

我先从北京去了坝上草原。

这是我第五次去坝上草原。

除了人多了和高星级酒店多了，坝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草依然是碧绿的，空气依然是清新的，天气依然是凉爽的，马儿依然奔跑在茫茫草原上，满族老乡依然诚信地做着生意。到了晚上，我们依然升起了篝火，再次烤起了全羊，仍然围着篝火载歌载舞，一边手揪烤羊肉，一边大口地喝酒，大声地欢笑，直到六个人把一只羊吃完了，把一箱酒喝干了，篝火只能借着夜风延续着最后的激情了，我们才觉得厚厚的军大衣也挡不住了风寒，健壮的身体也耐不住了酒力，甚至一直陪伴我们的月亮和星星都有点犯困了，才趑趄趑趄地走回酒店。那种感觉就两个字：爽快！

于是，我想写点东西，记录这美好的时刻。但是，只写了个题目《又醉坝上》和两句话就懒得思考了，唯恐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虚情假意亵渎了这一尘不染的情感。这两句话是：“坝上草原就像粗犷、豪放、好客的蒙古汉子，随时都会张开热情的双臂欢迎您的到来。他会把你引进蒙古包，献上酥油茶，摆上瓜果和炒小米，堆满手抓羊肉、血肠和烤全羊，给你大腕喝酒，放声歌唱，直到酒足了，饭饱

了，眼睛迷离了，舌头变硬了，身子变得麻酥酥、软绵绵了，就谁也不说话了，顺势倒在屁股下面的连铺上，头挨着头或头挨着脚，酣然入睡，物我两忘，融化在莽莽草原。”

之后，我到了西湖和千岛湖。

我对西湖的初始印象是秀美和浪漫，原因也许在于几句诗：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浓妆淡抹总相宜。”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。”“万顷西湖水贴天，芙蓉杨柳乱秋烟。”把这种书本上的印象变成美妙的感觉却是在到了西湖之后。

2008 年，我因为开会的缘故初次到了杭州，便抽空去了趟西湖。这一去便迷上了西湖，从此年年去，常常去，像情不自禁地要到成都找快乐一样，有一空暇便鬼使神差地扑向杭州，拥抱西湖，感受了雨西湖、雾西湖、风西湖、雪西湖、晨西湖、夜西湖、静西湖和闹西湖。西湖边的浙江宾馆、香格里拉、国宾馆、京西山庄、清水湾国际饭店等住了个遍，杭帮菜博物馆、楼外楼、山外山、马旗驿站等吃了个遍，苏堤春晓、曲院风荷、平湖秋月、断桥残雪、柳浪闻莺、花港观鱼、雷峰夕照、双峰插云、南屏晚钟、三潭印月等十大美景看了个够，甚至还能用几首古诗附庸风雅：“避暑人归自冷泉，埭头云锦晚凉天。爱渠香阵随人远，行过高桥方买船。”“楼台耸碧岑，一径入湖心。不雨山长润，无云水自阴。断桥荒藓湿，空院落花深。犹忆西窗月，钟声在柏林。”“杨柳满长堤，花明路不迷。画船人未起，侧枕听莺啼。”“我饮不尽器，半酣尤味长。篮舆湖上归，春风吹面凉。”更甚之，欣赏醉人美景、感受厚重文化的同时，我竟有了一个孩子般的好奇：白娘子还在么？

今年，应赵沛兄地盛情邀约，受杨万里“毕竟西湖六月中，风光不与四时同”

懒得思考

地诱惑，我们下决心于闷热的夏天来到了西湖。

坦率地讲，西湖的盛夏确实酷热难忍。然而，赵沛兄、许敏弟的热情完全覆盖了热浪，让人颇有如沐春风、身心皆醉的感受。我们骑车西湖边，登临北高峰，品茶灵隐寺，神聊湿地间，昼食江鲜，夜赏钱塘。在北高峰休息时，欣赏了镌刻于石碑上的毛主席的《五律·看山》，我们更觉得在对美的追求和享受上伟人与凡人近似。毛主席登山后随口吟道：“三上北高峰，杭州一望空。飞凤亭边树，桃花岭上风。热来寻扇子，冷去对佳人。一片飘颻下，欢迎有晚鹰。”西湖给人的感觉就两个字：陶醉。

跟西湖玩累了，我们就驱车去了千岛湖。

到千岛湖的第一个下午，我们就到湖里游了 2000 多米。从一个岛游到了另一个岛的那种感受，简直就像徜徉在两个美女之间，她们的欢声笑语给你动力，给你激情，让你不由得感到快乐和幸福。

到了晚上，我想为西湖写点什么。但是，也只是写了个题目《约会西湖》和两句话，就懒得再写了，唯恐拙劣的文笔污了西湖的娇美。这两句话是：“西湖有时像个小家碧玉，娇羞可爱，惹人爱怜；有时像个歌坊媚娘，风情万种，撩人心扉；有时像个萌态公主，矜持高贵，爱而敬之。只要你来到了这里，就定能找到你的心爱。”

在千岛湖五天，我们早上环湖骑车，上午看书休息，午休后品茶聊天，傍晚时分到湖里游泳，晚上吃海喝，几乎尝遍了千岛湖湖鲜和淳安县小吃，好不自在，好不享受。最最快乐的莫过于两件事：一是跟赵沛兄沿着千粉绿干线骑车，四周美景四轮飞、一路欢笑一路歌的感受非亲身经历实难以深刻理解和享受；二是

一边品着西湖龙井一边翻看闲书，半杯龙井一页书、不知骄阳已西陞的悠闲亦非亲身经历实难以深刻理解和享受。更有趣儿地是，骑车途中，我和赵沛兄突发奇想，在野湖旧船边玩起了“脚踩两只船”的游戏，惊险万分，惊喜万分，亲身体验了游戏的刺激和危险。回到房间后，我们把游戏中拍摄的照片制作成了“想、踩、扯、悬、逃”的趣味组照，展现给同伴们分享，引得大家阵阵调笑和联想。在千岛湖的感觉也是两个字：畅快。

即将与千岛湖再见时，我又想写点什么，记录这次快乐之旅。然而，我又是只写了题目《恋上千岛湖》和两句话就懒得再写了，觉得无论怎么写，都难超朱熹“隔江红尘三十里，白云黄叶两悠悠”的意境。这两句话是：“千岛湖像个多姿多彩的恋人，她有时是质朴的村姑，出水芙蓉，清纯可爱，张扬着原汁原味地美，让你忘情于欣赏，忘记了享受，唯恐把两情相悦变成了不经意的亵渎；有时又是时尚女郎，花枝招展，舒展开放，每个毛孔都喷薄着魅力，一蹙一颦都充满了诱惑，不能不让你有猫爪火燎的感觉，想火中取栗，总欲罢不能；有时是个风姿绰约的少妇，美而不媚，秀而不娇，成熟而不苍老，春心荡漾而不轻易释放，但她就在那儿吸引着你，慢慢地融化着你，让你于春风化雨中忘却了周遭的美景。所以，没到过千岛湖，她只是个美丽的传说；到过了千岛湖，她就成了快乐地牵挂，你会禁不住地想她，念她，惦记着何时再来约会她。”

每年夏季都回到老家的铜山湖避暑，是我的习惯。所以，一个月内两亲铜山湖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。在我眼里、心里、脚下，铜山湖处处迷人时时美；从山门绵延千米的林荫大道到山山相连的原始森林，从森林氧吧到湖边凉亭，从大

佛岛到猴岛，从开来半岛到鸟岛，从陆地到湖心，从山里野菜到湖里美味，都浸满了快乐和亲情，于质朴中透着秀美。从开来半岛到鸟岛来回畅游，在天然浴场纵情天浴，任由湖水直接抚摩身体的每个部位，更是一种久违的自然享受，那种快乐发自肺腑，那种美感沁人心脾，让你情不自禁地想融化在她的怀抱里。对铜山湖的感觉就俩字儿：亲切。

然而，当我想为铜山湖写点什么的时候，脑子竟然又不转了，只写了个题目《铜山湖》和一句话，就再也懒得思考了，唯恐因为道了“不可道”、名了“不可名”而亵渎了铜山湖的纯美。这句话是：“我爱铜山湖。”

30 多天玩疯中，我也闲看了几本书：《西方哲学史》、《企业的性质》、《制度、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》、《理解经济变迁过程》、《西方世界的兴起》和《生死疲劳》。但是，我还是懒得思考，只是在书上划了些红线，写了点字，标记了好多“？”和“！”，而没有习惯性地写读后感。几本书中，让我受益最大的当属《西方哲学史》，最为恶心的也是《生死疲劳》。因为《生死疲劳》，《蛙》、《檀香刑》、《丰乳肥臀》等留给我的魔幻美荡然无存，代之以而起地是厌恶和恶心。我刚开始以为这是审美疲劳，后来才明白我是厌恶变态美。看了《西方哲学史》，我认识到西方历史上也是有文化的，也是高尚的，也是乐于学习和借鉴东方文明的，所以，愈发不明白：富裕起来的西方人何以偏爱相信、专注欣赏中国的愚昧、落后和伤疤呢？更加不明白：来自孔孟之乡的莫言先生竟为何乐于编撰、习于揭示祖国的愚昧、落后和伤疤呢？于是，就真地不明白：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竟授予了莫言，而不是富有民族自豪感 and 使命感，颇有文学造诣的二月河、周大新、贾平凹们呢？难道西方人就是喜欢小矮人的表演，并引导着中国人卖贱求荣吗？

算了，不乱扯了。懒得思考。

到三亚避暑吧

冯大力/文

“到三亚避暑吧！”

听到这句话，如果您不觉得是调侃，就必定会以为是遇到了傻瓜。然而，这却是真的。

昨天下午三点多下了飞机，霎时觉得凉爽。我很难相信这是从郑州到了三亚，总以为这是从郑州到了漠河。

接我的小张是北方人，豪爽中透着精干，也很健谈。我一上车，他就自豪地问：“哥，三亚比郑州凉快吧？”我说“是。”他接着说：“我看天气预报，郑州 7 月份天天 35 度以上高温，三亚的平均温度才 27 度多一点。”

飞机上预报三亚的地面温度是 31 度，已经很让我羡慕了，小张的信息则让我惊诧万分。

到了酒店，我上网查了一下 50 年来三亚天气的历史记录，发现现在的温度跟历史平均值非常接近。这才让我恍然大悟：三亚是正常的，不正常的是郑州。

其实，不正常的不仅是郑州，大半个中国都变得不正常了。看看 CCTV

每天的天气预报，7 月份的大半个中国都被染成了赭红、紫红和鲜红，37 度以上的高温地区比比皆是，能够煎鸡蛋的道路不胜枚举。昨天，绍兴居然达到了 44.1 度，蔬菜被烤焦！新疆吐鲁番的地表温度更是达到了难以想象的 70 度，火焰山烤鸡蛋热销！

不正常的也不仅仅是大面积的高温，还包括频繁发生的大旱、大涝、地震和雨雪冰冻灾害，以及每年冬春季长时间笼罩长三角、京津唐、华北平原和成渝地区的雾霾，挥之不去的严重超标的 PM2.5。如果再算上被严重污染的地下水、土壤和空气，从源头上就已经不合格的食品，被利益污染的社会良知，那么，还有什么正常的呢？

不仅是 China，因为气候变暖，北极熊竟然也在漫长的觅食路上被饿死，人们发现它时看到的居然是一张“毛毯”！

今天下午悠闲，就坐在露台的太阳伞下喝茶，看书。阵阵海风吹来，清爽怡人，真的觉得三亚现在是个避暑的好地方。于是，禁不住地胡思乱想：三亚现在适宜避暑，也算是个不坏的事。如果有一天哈尔滨适宜冬天取暖了，世界将会怎样呢？

美国军备日薄西山

小小鸟/文

美国的 F35，军方已经愤怒了，五角大楼已经准备放弃这个项目，一个已经花了 4000 亿美刀的项目，正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缘徘徊，现在还要求 F35 继续的，已经不是军方，而是国会。国会嘛，背后是利益集团的，骗了 4000 亿美刀的肥缺，谁又会轻易放弃？可是从五角大楼的报告，小鸟看出，美国的军事科技，已经彻底悲剧，美国已经不具备战胜中国的能力了。

大家要知道，像中美这样的庞然大物交战，打的是战争潜力，不是什么现役装备，两个国家相隔上万公里的大洋，其实都不具备一击而胜，打垮对方的能力，比如当年二战，日本开战的时候，其实无论航母还是舰队，都远胜美军，尤其是珍珠港偷袭成功，美军完全处于下风，但是开战以后，不到一年，美军装备就开始迅速超越日军，这个背后，是巨大的国力对比，这个对比今天还存在，不过实力倾向于中国这一边而已。

漫谈“脱口秀”的市场运作

贾春宝/文

所谓脱口秀，音译自英语 talk?Show，这是从内到外透着靠嘴吃饭的本质。“脱口秀”是形容人的口才很好，说出的话非常有吸引力，而且谈吐不俗，博得众人的喝彩。在西方“脱口秀”是一个视频栏目，也是一种主持风格。我国的相声艺术就被西方国家认为是“脱口秀”。

在《简明广播电视词典》中，脱口秀被定义为“通过讨论对新闻或社会问题进行评论、表达观点的一种形式”。脱口秀以交谈作为节目的内容与形式，而交谈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最基本、最常见，也是最直接的手段。

脱口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英格兰地区的咖啡吧集会，在集会上人们讨论各种社会问题。

脱口秀得到真正的发展是在美国。20 世纪，随着广播的产生以及人们对公共集会的热衷，越来越多的人将兴趣投诸于通过广播这一新媒介进行讨论，这也催化了脱口秀的诞生。那时的脱口秀大都是一言堂，即一位专家向听众发表观点，而没有听众的参与。

从 1933 年开始，许多新的脱口秀形式出现，观众也有机会主动参与到讨论中。脱口秀的关注点经常放在一些社会热点上。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，脱口秀成为了一大时尚，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可低估。

在美国，各种各样的脱口秀节目占到了电视节目总量的 40%。脱口秀也成为了一种记录文化与社会巨大变化的载体，节目内容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以及社会发展密不可分。

在广播脱口秀中，政治方面的节目大多数代表了保守派的观点，为美国风云变换的社会增加了些不稳定因素，甚至在克林顿时代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批评。日间

的电视脱口秀节目热衷于揭露隐私，成为“电视垃圾”，为许多人所反感。

针对不同的受众来制作电视节目，是当今世界电视发展的一个潮流。这不仅是电视节目日益增多、竞争日趋激烈的结果，也是电视商业化进程的内在要求。为了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，节目制作者就必须重视观众的收视心理，把观众的收视需求作为自己制作电视节目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。

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，人们发现，受众并非像传统传播理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抽象群体，而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的受众群，每个受众群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层次。只有根据受众的不同需要，有的放矢地制作节目才会收到更好的收视效果，节目的收视率也才能相对稳定。

脱口秀，秀的是什么呢？有的人秀幽默，比如王自健以及崔永元，有的人秀的是对财经等公共话题的把握，比如郎咸平、叶檀，有的人秀的是深厚的功底，比如黄健翔、方清平。当然还有其他很多著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，美国的奥普拉就不用说了，国内的那些访谈性的节目，也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。

其实脱口秀是很好的传播方式，前提是你要有深厚的专业积淀。一个人有了专业功底，有了观众的认同，在得到口碑与知名度之后，脱口秀是可以让自己迅速得到传播的，假如方法得当，自然就会从嘉宾变身为主持人，就会得到更广阔的展示空间。

脱口秀的观众，更多的是奔着轻松愉悦的心情来看的，或者是追逐自己喜欢的明星，或者是缓解一下生活的压力，因为光电与网络媒体的内容，即使专业也需要用通俗的方式表现，所以在脱口秀节目中，大体没有过于煽情的，也不需要表现得

太过专业，想展示专业或许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的专栏或者出版专著来实现。

脱口秀是在大众传媒的基础之上，把受众缩小并培养铁杆粉丝的过程，所以脱口秀台上的主持与嘉宾，需要先行在自身的专业领域有坚实的基础，即使是在娱乐圈都需要独树一帜，否则在相关媒体栏目的竞争之中，就沦落到被淘汰的地步。

脱口秀属于传媒领域，遵从传媒的运作规律。假如换到制作人与投资人的角度，就需要从投资成本与财务回报以及市场的角度去多考虑了。

从传媒的角度讲，脱口秀也是需要有庞大的专业团队的，至少从摄像团队、演播大厅的舞台布置，灯光音效，甚至烟雾特效，客串嘉宾的邀请，观众的组织与秩序维护。

有一点显而易见，脱口秀主持人的稿子，其实并不完全是自己的智慧，每个节目的背后都有策划团队、撰稿团队、剪辑团队、包装团队，能把千疮百孔、残缺不全的节目串成引人入胜的精彩节目，这远不是一个人的功劳。

节目制作得再好，发行不给力也无法落地；落地之后缺乏包装与宣传，也无法生根；没有一个尝试与培养市场的周期，也不会开花；没有积极的观众口碑也不会有财务回报，就不会有丰厚的果实，而投资人与制作团队，需要从全局的角度，从结果倒推过程之后再决策。

现在的脱口秀内容，更精巧于草根观众与听众，更偏重八卦与隐私的探究，虽然也会有些普世价值观与社会正能量，但更多的却是在帮助受众消磨时光。虽然那样的节目会得到观众与广告赞助，但缺乏深厚的根基，也只有真正睿智而带有积极启示的内容，才能赢得更为宽广的未来。



(本报所刊文章系作者观点，均不代表本报意见)